



15
1125
12



門 15
號 1125
卷 12

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申孫氏淵如始
校正之爲注音義多所是正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者
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據其本復加校正較孫氏爲優矣
而尙未能盡善嘉慶甲戌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
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濱校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
總目又各標於本篇之上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
澗濱以此書贈予昔予年八十矣以得觀爲幸因復合
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元本未誤而
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
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確者復加考正其



諫下篇有一篇之後脫至九十餘字者問上篇有併兩篇為一篇而刪其原文者其他脫誤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子道炎十一年三月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晏子春秋第一

讀書雜誌六

高郵王念孫

內篇諫上

不顧于行義 咎夏之衰也以下十三句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氏淵如音義從一本改行義為仁義云本多作行義非念孫案此文本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行字絕句讀去聲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不顧于行與無忌于國對文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本指莊公而言今本尚作義則以義字上屬為句而以勇力之士二句連讀則無忌于國者

專指勇力之士而言非其旨矣案下文曰勇力之行也
又曰下無替罪誅暴之行又曰行本淫暴又曰循滅君
之行此四行字正對莊公不顧于行而言又曰崇尚勇
力不顧義理正所謂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也今本作
不顧于行義者涉下文諸義字而誤一本作仁義者又
涉下文仁義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此正作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下文
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今
本尚作義誤與此同又此章標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
行義義字亦涉下文行義而行

管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
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
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曰戲來里力
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
合緩急讀之念孫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
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
十三句唯虎下爲韻理字或可爲合韻其餘皆非韻也
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
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爲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
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爲之不自知其似之而

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為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
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
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若是孤之罪也

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念孫案若當為善公曰善者善晏
子之言也是孤之罪也別為一句不與上連讀外篇上
記景公命去禮晏子諫之事略與此同彼文亦作公曰
善也今本善作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義矣善若字
相似又涉上文若欲無禮而誤諫下篇善其衣服節儉
雜下篇以善為師今本
善字並
誤作若

欲飲酒

君欲飲酒七日七夜念孫案飲酒上不當有欲字蓋即
飲字之誤而衍者上文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無欲
字

懷寶 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嗛齊

諫上篇霖雨十有七日矣各本脫霖雨二字據上文補懷寶鄉有數

十飢氓里有數家孫曰懷寶言富家也念孫案自此句
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若云富家鄉有數十則
與下文不類矣下文說賑恤之事云懷寶二千七百家
用金三千謂以金散給之也孫云言富民
出金也尤非若是富家則

無庸賑恤矣予謂懷寶當為壞室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懷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宝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為懷宝後人不達又改宝為寶耳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歾

案寡用財乏當為寡用乏財歾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衍字也

三日而畢句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案此言巡氓者限三日而畢事如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其證孫以畢後連讀云畢後謂後葬也蓋因上文歾字而誤

辟拂噍齊酒徒減賜孫曰辟拂言屏去之說文噍口有

所銜也噍嘗也齊與噍同言減去口味念孫案孫云減去口味是也而引說文噍口有所銜也噍嘗也則非此所謂噍齊者矣予謂噍者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釋文噍苦箠反趙策曰膳啗之噍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噍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噍快也齊讀若劑鄭注周官鹽人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齊和分也淮南本經篇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然則此所云噍齊者謂齊和之噍於口者也

莫之從 讒諛之民 立惡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士師筭之明沈啟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筭之士師筭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是也筭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故曰請從士師之策一本作筭之者俗書筭字或作筭與筭字相似故筭之誤爲筭之今本作莫之從者筭字或作算而隸書從竹從艸之字多相亂故算字或書作莫形與莫相似故算

之又誤爲莫之後人不解莫之二字之義又見下文有令吏必從之語因加從字以曲爲附會耳

今君賞讒諛之民案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諛之臣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案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相反矣去本作去立本作去二形相似又涉上句立愛而誤也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尤佚 蔽諂 忠臣之常有災傷 順教

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念孫案尤過也甚也見左傳襄二十

六年注 佚與溢同昭三年左傳曰道燿相望而女富溢尤

此云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溢尤

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案蔽者擁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為諂字之誤也諂讀若滔諂者惑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蠱諂疑也疑即惑也管子五輔篇曰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案之字衍

不能順教以至此極案順教即訓教

君子所誠

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孫曰小雅采芣之詩誠作屈箋極也案當從此說文誠敕也念孫案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屈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屈者至也君子所屈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釋詞案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屈極也諸侯將朝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若改屈為誠而訓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為誠敕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屈字以由為聲由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為旨部其入聲則為質部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戾闕為韻小弁與嘒

泝寐爲韻采菽與泝嘒駟爲韻大雅瞻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屆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爲聲於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薇與翼服棘爲韻大田與事耜畝爲韻大雅常武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戒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屆爲誠則與泝嘒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

不滋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則非制矣況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駟載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三馬四馬當誠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曾無君子所誠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尚未誤作誠也乃反以子書中之誤字爲是而以經文爲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惑也

置大 而長

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念孫案置

大本作置子今本子作大者後人不曉子字之義而妄改之也子即太子也置子立少謂廢太子而立少子也上章公謂五子之傳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本章曰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皆其明證矣羣書治要正作置子立少

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孫本於而長上加生字云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念孫案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於茶而為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念孫案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

曰鄙臣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念孫案曰上原有封人二字鄙臣作鄙人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脫封人二字鄙人又誤作鄙臣羣書治要正作封人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人之年

導裔款有七年

楚巫微

微蓋楚巫之名
太平御覽作微

導裔款以見景公孫曰導引之

念孫案孫說非也導本作道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

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

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

證若作導而訓為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

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

公即位有七年矣案有上有十字而今本脫之有讀為

又若云即位有七年則有字可刪矣太平御覽引此正

作十有七年

卜云 祠靈山 無益 出野居

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念孫案卜云本作卜之此

草書之誤也若作云則當別為一句破碎不成文理矣

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咎徵部六竝引作吾使人

卜之說死辯物篇同

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曰祠御

覽八百七十九作招案周禮男巫蒞招以茅招四方之

所望祭者他卷亦或作祠作祀念孫案作招者誤字也

御覽固多誤字不必附會以周官之蒞招且祠是祭名

而招非祭名，可言祠靈山祠河伯，不可言招靈山招河

伯也。周官男巫，掌望祀望筮，有招以茅，望是祭名，而案招非祭名，故可言望于山川，不可言招于山川。

下文晏子曰：祠此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

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

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御覽咎徵部雖作招靈山，而

下文之祠此無益及祠河伯，仍作祠，則招為祠之誤明

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竝引作祀靈山，祀

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

天部十一，竝引作祠靈山，說苑同。

祠之無益，案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

復作問祠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直與

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

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

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

竝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何字

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案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

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

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

將觀于淄上，而馨欲係之，謀因豎刀，誅

虐，待于君使。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閒立即謂立於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

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案聲字義不可通蓋衍文也羣書治要無

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刃俗作刃案因

下亦有于字與上句對文而今本脫之羣書治要有

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案誅虐本作虐誅虐誅與肆欲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

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案于字涉上文四于字而

衍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人之沒 御六馬 何如 今據也甘君亦甘
出背而立

管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孫本改沒為歿云一本作沒非念孫案沒亦歿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為歿元刻本及羣書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

梁邱據御六馬而來案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邱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為御則似為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竝作乘

六馬

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案何如二字與上
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
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
之二字

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案今據也甘君
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
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
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竝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云云孫改立為泣云初學記

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九三十今本泣作立非念孫

案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即泣字也古者天子外屏

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見下文景公出屏而

見羣臣因思晏子而泣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

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泣位字乃衍文耳泣各本皆

作立考集韻泣字又音立云焱泣疾息是泣與立同音

故哭泣之泣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

其年

據四十里之岷不服政其年念孫案其讀為葦不服政
葦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

月與暮年正相對

坐堂側陞與飢寒

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念孫案坐堂側陞本作坐於
堂側階今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陞凡經傳中言坐於
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
冠部三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竝引作坐於堂側階
改階為陞而於字尚未刪意林及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
郡內登望詩注竝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
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陞者當
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於堂側階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

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

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拯飢寒陳依俗本改文選雪賦注

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

序部十九竝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

獨何以當

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念孫案此承上
文兩當之而言則當下亦有之字而今本脫之

國家無有故乎吾可得

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念孫案無上有得字而今

本脫之雜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微無也國家得微有事乎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引作得無有故乎皆有得字

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案爲上不當有吾字蓋衍文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案可得二字與上下文義皆不貫可得本作則可則可者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

詩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亦久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
七引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正

自今已後

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令孫案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爲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來與往意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

安也晉語自今已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
 上德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已往魯人
 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淫辭篇
 自今已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韓
 策顏率曰自今已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
 紀自今已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
 自今已往也餘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經義述聞大雅羣書治要及太平御
 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
 圉人暴歿 晏子止 堯舜支解人 嬰然
 此不知其罪而歿 臣為君數之 公喟然

歎曰四句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歿念孫案此本作景公使人
 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
 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
 馬而無圉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
 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
 本作景公所愛馬歿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
 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
 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歿二字

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八作暴歿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歿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歿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於義為長

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案止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有之字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案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四字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公矍然案矍本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以意改

之也不知懼然即矍然也說文舉九遇切舉目驚界然也

經傳通作矍檀弓公矍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大戴記

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矍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懼然

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漢

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說苑君道篇哀公懼

焉有閒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竝作

公懼然鈔本御覽如是刻本改為懼然

此不知其罪而歿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

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苑加之

臣為君數之案說苑作臣請為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藝

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白帖三十九
皆作請數之今本依說苑加臣為君三字而脫去請字
案下文公曰可即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
說苑亦有請字

外上篇記諫殺顏濁鄒事亦
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案羣書
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
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
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

內篇諫下

立得 寸之煙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
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念孫
案得字義不可通當是待字之誤可立而待也見孟子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引之曰火能
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為標下操煙同說文標火飛也讀
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標避火也淮南說林
篇曰一家失標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起
漢書敘傳曰勝廣標起梁籍扇烈是標即火也故曰操
寸之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標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
少見標故諸書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不辜 餒會

刑殺不辜謂之賊念孫案不辜本作不稱此後人以意改也不稱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傳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為後人所改

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會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案餒會二字義不可通列女傳作美飲會之具美與羨義得兩通飲會與鍾鼓宮室對文則餒為飲之誤明矣

曲沃 金與玉焉

丁公伐曲沃念孫案曲沃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蟲達為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

則其中金與玉焉案金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

不明藝文類聚有有字

搏治

景公令兵搏治孫曰疑搏垣垣治聲相近念孫案治者
甄也搏治謂搏土為甄廣雅曰治甄也

凍餒之者 喟然歎而流涕

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
盧曰之字疑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役之凍餒者鄉有焉
今本之字誤在凍餒下又脫去役字藝文類聚歲時部
下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竝引作役之
凍餒者

喟然歎而流涕案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言

流涕則喟然之為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

聚初學記竝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

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說見諫上篇

穗乎 張躬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燂零落念孫案穗乎本作穗兮
與下句文同一例隸書兮乎相似故兮誤為乎太平御
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穗兮

張躬而舞孫曰太平御覽作張掖而舞念孫案張躬即

張肱也躬字古讀若肱故與肱通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川澤股躬躬即肱字故左傳鄭

公孫黑肱字子張鈔本御覽脫躬字刻本作張掖乃後人以意補耳不可從

明君不屈民財 不窮民力 又不息也乾溪之役 而息也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念孫案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

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為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庠之樂也今本君上衍明字此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而衍屈窮二字

又各衍一不字此涉下文兩不得而衍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

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

晉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案自又為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為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為順適

尸坐堂上 公曰諾

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念孫案尸為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太平御覽百

弃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檀弓知悼子在堂今本在作坐者涉

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

公曰諾案諾本作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席而後坐也

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

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為諾之也

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為若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

善為師今本善字並誤作若後人因改為諾耳北堂書鈔服飾部二

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竝作

公曰善

今君之履 公苦

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念孫案今君之履本作

今金玉之履上文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

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

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

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太平

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竝作今金玉之

履

公苦請釋之案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

之為此履甚苦也詩釋之別為一句下文晏子曰苦身為善者

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

公苦二字之閒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

居其室 若其衣服節儉 隅眡之削 與民

而讐

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念孫案居其二
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
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更有居其二字太
平御覽居處部二引無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案若

當為善字之誤也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善懷其德

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為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

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

衣不務于隅眡之削孫曰眡玉篇同眡婢脂切淮南本
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
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眡蓋言連念孫案
孫訓眡為連則下與削字不相屬上與隅字不相比附
矣予謂眡當為眡字之誤也眡或作眡淮南齊俗篇衣
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眡之制是也隅眡者隅差也隅角
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隅
眡之削即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
眡智故曲巧偽詐隅眡即隅差亦即隅眡也凡字之從

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鄘風玼兮玼兮，沈重云：玼，本或作瑳。小雅屢舞僬僬，說文引作斐斐。月令掩骼埋胔，呂氏春秋孟春篇胔作髀，皆其例也。則亦與民而讐矣。案而本作爲，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爲讐而言。

嚴居朝

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念孫案：嚴居朝，本作朝居嚴。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

兩而字，謂於民，爲璿室。

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念孫案：兩而字，竝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會，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

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孫曰：謂字疑誤。念孫案：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也。集韻引廣雅：調，調者和也。言不爲奢侈以勞民，故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

籍斂和乎民亦與此調字同義
為瘞室玉門案為上有作字與下作為傾宮靈臺對文
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注引有

何以易

公曰然何以易念孫案易下當有之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

擁格 當如之何 古之及今 生民

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柶心立馘枯槁而歿以告四方之
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孫曰擁格者說文格木長
兒柶心者柶同柶說文柶柶杲也爾雅云檄樸心心蓋

木名或曰格即幣則心即人心盧曰格杙也柶當為柶

叩柶也念孫案孫說擁格柶心皆謬盧以格為杙亦非

予謂格即輅字謂柶車轅上橫木所以屬引者也士嚳

禮下篇賓奉幣當前輅釋文輅音路鄭注曰輅轅縛所以屬

引疏曰謂以木縛於柶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輓之外

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

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

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輅為轅縛故云擁轅

執輅作格者借字耳盧以柶為叩柶是也孟子滕文公

篇柶屨織席音義作柶俗書也趙注曰柶猶叩柶也說文繫傳

曰謂織屨畢以椎叩之使平易也然則梱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

有逢于何者母歿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案當如之何本作當牖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歿兆在路寢之臺牖下牖俗牖字謂兆在路寢臺之牆下也牖本或作牖非願請合骨故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牖下而但請合葬則不知合葬於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牖下

古之及今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官者乎案古之及今本

作自古及今下文梁邱據亦曰自古及今

羣書治要如是今本古作

笄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

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竝引作自古及今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歿人之墓案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然與歿人對文則當言生人不當言生民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竝作生人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

導害 閒 卽畢斂 脩哀

從邪者邇導害者遠念孫案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

當為道善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通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

是以諂諛繁於閭邪行交於國也案閭字義不可通當

是閭字之誤閭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命審門閭與踦閭而語何

注閭當道門諂諛繁於閭謂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於閭與交於國對文

即畢斂不留生事案即畢斂三字語意不完即上當有

歿字而今本脫之外即畢斂正承上文斂歿而言

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案脩字於義

無取當為循字之誤諫書循脩相似故循誤為脩說見管子形勢篇元刻本作脩孫本改

脩為修失之愈遠矣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

二十五月而畢若馴之過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

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

循哀二字之證循遂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

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遂哀是循哀即遂哀也

脫文九十九

梁邱據歿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

其所有共我

羣書治要是以上有吾字與下吾是以對文

是以知其忠也

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

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

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

道導

羣書治要作為臣道君以道君以屬下讀

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

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

治要之道作道父屬下讀

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眾子誠信於朋友謂

之孝為妻之道

治要無之道二字

使其眾妾皆得歡忻於其夫

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

君

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

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

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

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

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為壘之役廢厚葬之命令有司

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

姓大說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

傲細民之憂

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念孫案傲輕也崇重也言

輕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

侯內輕百姓管子法法篇曰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

傲敵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呂氏春秋士容篇曰傲小物而志屬於大是傲為輕也
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為重也

不以不可若治視之

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念孫案上文曰內可以禁暴
外可以威敵則此當云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
今本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則句法不協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竈之首案治視之上
不當有若字此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爾雅釋水疏引
無若字

內篇問上

暴國之邪逆 聽賢賢者 逆愾諫傲賢者之

言 其晏子可謂廉矣

重士民之夙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念孫案逆字涉下
文逆諫而衍羣書治要無

聽賢賢者能威諸侯案聽賢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
本任誤作賃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

聽賃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意故刪去中字也
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
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曰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
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

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
作中聽任聖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
輕士民之歿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句逆懷諫傲賢者
之言不能威諸侯案逆懷諫傲賢者之言本作逆諫傲
賢者與中聽任賢者對文無懷之言三字後人誤以逆
字上屬為句故於諫上加懷字又於賢者下加之言二
字不知傲賢與任賢對文不當有之言二字也羣書治
要正作逆諫傲賢者
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案其字衍

藜藿 茲於兌

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

藿即今所謂灰藿也藜藿皆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藿

則非其類矣藿藿字形相似世人多間藜藿寡間藜藿

故諸書中藜藿多誤作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外

篇堂下生藜藿誤與此同

西伐晉取朝歌及大行孟門茲於兌孫曰茲於兌未詳

念孫案兌讀為隧茲於兌者且于之隧也且子此言莊

公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

隧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

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率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釋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於兌即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意使令 其君離

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孫曰意使令者任意使人念孫案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於牽強意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無以和民其君離上怨其下案其君離三字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與上怨其下對文今本離字誤在其君下又脫去民字耳

不興 不為與

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念孫案興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即上文之百姓不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

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為人而諸侯為役今本為人乃上文之脫字誤入此文內孫氏音義已及之案小國不為與為字涉上下諸為字而衍小國不與與諸侯為役對文則與上不當有為字百姓不與小國不與兩與字正同義

景公問晏子曰至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

晏子作色對曰

案對曰上不當有作色二字蓋涉下文公作色而衍

官未具也臣

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維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者眾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

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事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懼畏繫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羣書治要聞下有者字說苑同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念孫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下別是一章本在問下篇內其首句本作景公問晏子曰後人以其問答之指大略相同遂併後章入前章而改

景公問晏子曰爲公日以泯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不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騫荅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甯甯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荅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爲一篇則既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未有

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今據以訂正說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

翌州 惛憂

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命荆楚惛憂念孫案翌州二字義不可通翌當爲冀王肅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僖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

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惛憂也今本作翌州者冀誤為翼又誤為翌耳孫云翌冀聲之緩急非是

荆楚惛憂案惛者悶之俗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為匹夫而不惛高注曰惛讀憂悶之悶故曰荆楚惛憂孫引說文惛不瞭也亦非

大之事小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念孫案大之事小當作小之事大今本小大互易則義不可通

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公狗之猛 主

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孫曰

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念孫案孫以據腹連讀非也此

當以案據連讀方言曰據定也廣雅僖五年左傳注曰

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

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案據同義爾雅曰腹厚也小雅

蓼莪篇出入腹我毛傳與爾雅同昭二十年左傳注曰

有相親有也腹而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即案據之意

也說苑政理篇文與此同今本說苑案誤作察韓子外

儲說右篇作安據猶案據也今本韓子有脫誤元而今

本韓子說苑皆有脫誤唯晏子不誤又經淵如誤讀故

釋其義如此

公狗之猛案當依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元刻本日或作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沈本同案或本是也此

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間與各篇文同

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

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亾為無患以牽合晏子韓子云主焉得

無壅國焉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

圭璋

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

乎上帝宗廟念孫案圭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

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滕曰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大

雅雲漢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

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

正作圭璧犧牲

歲事 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 生有

遺教 公不圖晏子曰 不豫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念孫案歲事

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覽淮南戰國策注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

矜伐勞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

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
導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
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
惡爲名案上二句本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
去聲與教尙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爲
一句行平聲教尙相愛爲一句故民不以相惡爲一句遂
移爲字於政尙相利之上而以爲政尙相利連讀以對
行教尙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又失其句而下文爲名
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
相害爲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

生有遺教案羣書治要作生有厚利必有遺教是也今
本脫去厚利必有四字則文不成義
公不圖晏子曰案此六字衍文也晏子對景公以盛君
之行既畢即繼之以臣聞問道者更正云云其中不得
有公不圖晏子曰六字也今本有此六字者公不圖三
字涉下文公不圖而衍校書者不知此三字之爲衍文
故加晏子曰三字以別於上文耳案此章標題云景公
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然則問
道者更正云云卽是對景公之語而其上更無公不圖
晏子曰六字明矣

公市不豫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賈下

民有如利及義而謀信民而動度其義

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孫曰如字疑
誤念孫案如當為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一舉事而利
加於民也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
相似又曰破檠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
字之證

故臣聞義謀之法者者當為也與下對文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

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念孫案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信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

謀之法民為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

者也未聞存者也一本作未聞不存者也不字乃後人

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為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

加不字以牽上文云逃人而謨人當作義方與上下文合雖成不安

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

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為倍之誤

晉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案度其義本

作度於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

古文宅度同堯典宅西周官縫人注宅作度五流有宅

通義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禹貢是降邱宅土風俗

心漢石經作度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作

志六之一

卷六之一

卷六之一

卷六之一

卷六之一

卷六之一

度文王有聲篇宅宅者居也謂謀必居於義也文十八
是鎬京坊記作度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大雅
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
上文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
本作度其義則迥非居於義之謂且與上下文不合矣
羣書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

及其衰也建謀者及義興事傷民案及亦當為反一本
謀不及義不守亦後人所加亦後人所加興事下當有者字與上句對文

榮君 富則視其所不取

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引之曰榮讀為

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為廉潔以自掩

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篇說佞人之事君曰以偽

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說見

經義述聞不可榮以祿下

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

念孫案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

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

五字則文不成義

君尊 防下隱利二句 而不以身害之

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念孫案君尊當

為身尊此承上文身尊民安而言今本身作君者涉上
下文君字而誤

防下隱利而求多句從君不陳過而求親案從君不陳
過而求親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求親
與求多對文係以求多從君連讀而釋之曰求其多從
君欲非是

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案而字衍後第十八章
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無而字

鹿苴學

縵密不能鹿苴學者誦念孫案當作縵密不能鹿苴不

學者誦

鹿苴與麤粗同麤倉胡反粗在戶反言縵密之
事既不能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鹿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

誦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舉善人

不能或惡人不能疎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從

疑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

餽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竝與此同

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對矣外上篇

曰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事事不為者

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

亦與此同微事不通麤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鹿苴

不學也，以是明之。

行已常行者也。

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眾。念孫案：行已本作身。

行去聲行已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

之耳。不知身即已也。玉篇已身也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

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行不順。

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案常行，下衍者字。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

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即其證羣書治要

無者字。

不務於上，下之勸從其教，不害之以實。

愛民為法，相親為義，不相遺，明王教民

之理。

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引之曰：

不務於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

字而誤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

於民者，不行於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於下

者，必務於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

矣。下文云：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

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

故下之勸從其教也念孫案之字衍下文曰故下不敢犯其上也文義正與此同則不當有之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案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罰

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案羣書治要作上以愛民為法下以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是也上文云明王脩道一民同俗故云天下不相違今本脫兩以字違字又誤作遺則文義皆不協

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案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

可謂忠乎

君有難不歿出亾不送可謂忠乎念孫案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歿不送之說今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何

也雜上篇高糾謂晏子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

定祿 權居

稱身就位計能定祿念孫案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祿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卽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受祿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案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爲君字之誤也周語權輕重以振救民章注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準於道不稱君以爲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稱君以爲行

聖人之得意何如 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

天明象而贊

聖人之得意何如念孫案聖人上脫公曰二字羣書治要有

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案羣書治要作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是也既言民而又言百姓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子庶民則百姓勸卽其證也此四句皆五字爲句而兩兩相對今本脫一民字衍一及字而文義皆參差不協矣

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

不偽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孫曰當云天明象而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非贊地之謂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

不危 不弱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念孫案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

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

地不同生

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念孫案地不同生交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宐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宐而爲之種故曰地不同宐

好辯以爲忠 如寇讎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

其國所常行者也

好辯以爲忠念孫案羣書治要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是也今本脫智刻民以爲五字則文不成義

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曰寇上當有逃字下篇有念孫案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明了不必定加逃字諫上篇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直用左氏之文故有逃字不得執彼以例此也元刻本及標題皆無逃字羣書治要亦無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案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

行字當讀平聲矣羣書治要作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

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

內篇問下

觀於轉附朝舞 尊海 夏諺曰 從南 公

掌 貧民者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邪念孫案羣書治要載此文本作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循海作尊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夏諺曰案羣書治要本作夏語曰今本語作諺亦後人

以孟子改之

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羣書治要

此句中亦有案南字義不可通乃高字之誤高與下正

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

之連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

徒引舟船土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據孟子

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

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

知孰上亦高也見說羣書治要正作從高

是令吏計公掌之粟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為稟字之

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隸書掌或作稟

與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掌說見管子輕重

甲篇一掌下

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

者七十人念孫案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癯老者對文

則不當有民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民字

君之賊者 逮桓公之後者

管仲君之賊者也念孫案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

曰君之賊賊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

桓之賊也亦無者字下篇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亦

衍者字上文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無者字羣書治

要亦無

廉政

廉政而長久念孫案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

正史記循吏傳

堅直廉正

慶善

慶善而不有其名念孫案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
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慶形與慶
相似而誤說見管子羣書治要正作薦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盧曰下止字衍
又曰案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每作行之王伯

厚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

禮記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

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念孫

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鄭箋孔疏皆作仰之行之釋文作鄉者其人也鄉

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

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歎而后已即此所云鄉者

其人也故下文云烈士竝學終善者為師鄉道不已斯

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

史記亦曰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三王世家載武帝制又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列女傳賢明傳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

鄉字矣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國之所以

治也

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何也念孫案既言迷不當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

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

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于亂

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是

其證今本迷字重出魯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

夫偏適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案治

上當有不字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國之所以不治也

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竝與此文同一例

上文魯不免于亂亂即不治也今本脫不字則義不可

通且與上下文不合

夫

夫儼然辱臨弊邑孫曰夫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

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為大夫念孫案一本作大夫

者是孫說謬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念孫案今下脫君字今君見下文

國都之市 無私與

孫曰左傳作國之諸市非念孫案晏子本作國之都市
都諸古字通都市即諸市也國中之市非一故曰諸市
後人不知都為諸之借字而誤以為都邑之都故改為
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即今所謂都也吳語注都國
也呂氏春秋
明理篇注國都也經
傳皆謂都中為國中既言國而又言都則贅矣乃淵如
反以為是而以左氏為非不過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

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

無私與維德之授案以上下文考之則無私與上當有

民字而今本脫之

不正爵祿 喪亾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念孫案不正爵祿義不可通
正當為句廣雅曰句求也謂以禮與忠事君而不求爵
祿也下文持諛巧以正祿正亦當為句謂持諛巧之術
以求祿也俗書句字作𠄎與正相似而誤襄三十一年
左傳釋文𠄎
本或作正昭六年釋文古本土𠄎或作王正管子輕
重甲篇民食三升則鄉有𠄎倉而盜今本𠄎誤作正
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案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亡當

為己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舉國之士以為己黨又曰壹士以為己資備田以為己本今本已

字並誤 喪己失己也失己與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

生患則危危謂喪己 正與此相反

不阿久私 外不顧其身游

不阿久私不誣所能孫本久作以云一本作久非念孫

案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於人則不阿所私於己

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於文義不合

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案家可以言內身不可以

言外且身游二字義不相屬身字乃後人所加也內不

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於飢

寒不及醜儕正所謂外不顧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

不緣 不狡 不銓

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盜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

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崩孫曰緣緣飾也溪當為谿言谿

刻也盜即訣假音說文訣早知也谿盜而不苟言不矜

明察狡狡猾偽為恭敬也銓疑奩字假音說文奩讀若

畏侯盧曰狡與佼同言非務為美好也念孫案廣雅緣

循也莊子剡御寇篇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郭象曰緣

循仗物而行者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

俗以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盎未詳狡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踰，卑也。廣雅：踰，伏也。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綠，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劇，皆謂其相似而不同。孫以緣為緣飾，則與和調不相似。以狡為狡猾，則與莊敬不相似。莊敬而不狡猾，則義不相屬。故加偽為恭敬四字，以曲成其說。又讀銓為奕，尤非。盧讀狡為佼，而云務為美好，亦非。莊敬而不美好，則義不相屬。故加務為二字，以曲成其說。

可以為下

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念孫案：可以為下，上亦當有不字。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道。塞政教之途者，有明上則足以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弟二十日，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為下，即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今本脫去不字，則義不可通。

危行 從重 從輕

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念孫案：此危

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

相反作危者借字耳漢書天文志可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

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

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案當作從輕不為進從重不

為退輕易也見呂氏春秋知接篇法重難也見漢書元紀法謂不見易而

進不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

恕篇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注曰赴憂患從勞苦

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語意正與此同

晏子春秋第一

晏子春秋第二

讀書雜誌二

高郵王念孫

內篇雜上

三年毀聞于國

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今本阿上有東字乃後人所加盧已辯之三年毀聞于

國念孫案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

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

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

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

喟然嘆曰令吏養之

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念孫案嘆曰二字後人所

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皆是記者之詞諫上篇令吏

吏謹守之雜下篇令吏葬之皆記者之詞後人加嘆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

為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

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

令吏養之無嘆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嘆字

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嘆而二字謬皆與此同辯見諫上

不待時而入見

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各本此下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行今據羣書治要刪

念孫案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字也

不時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遲歸

有時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為

待之俗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

甚羣書治要無待字

天子大夫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念孫案天

字後人所加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

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

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

苑正諫篇有天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

正作子大夫

將軍 君子曰以下七句

願與將軍樂之孫曰說苑將軍作夫子謬正諫念孫案

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文答晏子之言文同一

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為將軍耳不

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

晏子之文羣書治要所引正作夫子

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

故兩用之僅得不亾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

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此文說苑有此文而無君子

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加君子曰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孫曰小雅賓之初筵篇無此二句念孫案此二句後人

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

詩之外忽闕入既醉之詩則大為不倫其謬一也既醉

之詩是說祭宗廟旅酬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

此二句則與下文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

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

信

犯其禮 知千里之外 可謂折衝矣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念孫案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竝作欲犯其樂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案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卽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

記荀子勸學篇缺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折作知宋元

明本皆如是俗本依荀子改知爲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也舊本知下脫衝字

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謬矣高注呂氏春秋云衝車所以衝突敵軍而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故曰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作知衝者借字耳不當更有可謂折衝矣五字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

融傳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引晏子竝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諫注竝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呂氏春秋召類篇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文義竝與晏子同韓詩外傳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即本於晏子且據後漢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皆作折衝千里之外則今本晏子知千里之外知下脫去衝字而知衝即是折衝不當更有可謂折衝句明矣

陰水厥 不知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盧曰陰水厥陽文選海賦注引作

陰冰凝陽御覽水亦作冰地部三十三念孫案盧讀陰水厥

陽為句非也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海賦陽冰不冷

本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

此日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

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

不知以告晏子案不知上脫公字

發其視之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其視之念孫案發其視之本作

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

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竝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

以意
改

棄國 齊公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是
則 孤其根以下三句 不問墜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念孫案棄國本作失國此
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
部下太平御覽百卉部四竝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
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
問焉亦衍齊字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案類聚御覽
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道由也言何由至於
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
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
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
則內無拂而外無輔案則本作以是以二字乃推言其
所以無輔弼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
書治要類聚御覽竝作是以

今本類聚脫以字御覽
脫是字唯治要不誤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案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莖密其枝葉春氣至饋以揭也

價什也揭蹶也大雅蕩篇顛沛之揭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什於地類聚御覽竝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乃戾於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曹植詩云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又云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可見蓬轉而飛不得與根荄連是折而非拔也司馬彪詩云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長飈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

故株邈然無由返若蓬遇風而拔則故株隨枝而逝安得云搔首望故株邪念孫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大雅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案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曰隊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隊謂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隊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楊倞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隊爲顛墜之墜故矣

平新序善謀篇誠作請墨子尚同節葬明鬼非樂諸篇
竝以請為誠此誠之通作請者也吳語員請先歿請問
戰奚以而可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
吳外傳請竝作誠此又請之通作誠者也

養其親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念孫案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
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伉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涉
伉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引此竝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
同

內篇雜下

女子而男子飾 賣馬肉於內 諭月

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製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
者何也念孫案飾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女子而
男子飾者是其證此者字與下者字不同義非復也說
苑政理篇有者字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而賣馬肉
於內也賣與鬻同字本作賣從貝畜聲畜古文曉字賣
與賣不同賣莫邈反字本作費從出買聲御覽
引晏子 盧曰內御覽作市 資產部八 似非念孫案作市者是
正作鬻也縣牛首於門喻服之於內也賣馬肉於市喻禁之於
外也則當作市明矣若云賣馬肉於內則義不可通蓋
涉上下文三內字而誤

踰月而國莫之服案踰月本作不踰月不踰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御覽引此正作不踰月說苑作不旋月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

棄去之

下車而棄去之念孫案而棄去之本作棄而去之謂棄車而去之也今本棄而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正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故殺之斲其頭而葬之

管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斲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既言斲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

後人所加也說苑辯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斲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斲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并斲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

不踊 答者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曰踊說苑作通言不到也踊當是通之誤念孫案作踊者是也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楛而闕客何注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楛然則踊于楛即登于楛故何訓踊為上也此言不踊亦謂臺成而公不登也說苑辯物篇作

通者非字之誤即聲之通孫以不通為不到失之蓋
有梟管者鳴盧曰者字行管鳴夜鳴也念孫案盧說非
也古謂夜曰管或曰管者莊子田子方篇曰管者寡人
夢見良人是也後弟六云夕者管與二日鬪夕者與管
者同則者非行字明矣說苑辯物篇亦作管者

室何為夕

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念孫案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
則室上當有立字而今本脫之
公嘗二日與公鬪不勝念孫案此當作公嘗與二日鬪

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其

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祀典篇作

公夢與二日鬪

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案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

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為公下文占管者

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用晏子之言則此文

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

管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六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

通義同

占管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依

今本作占曹以占之言對云風俗通占作臣非念孫案
作臣者是也此言以臣之言而出之占曹者之口故有
益若使臣自言之則公必不信也後人不達而改臣之
言爲占之言謬矣元刻本及太平御覽竝作臣之言

成陰

張袂成陰揮汗成雨孫曰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皆作帷据下云成雨則此當作陰念孫案張袂成
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
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
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

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
帷明矣

晏子將楚 楚聞之 爲其來也

晏子將楚念孫案將下脫使字本或作晏子將至楚此
因下文有晏子至楚而以意加至字耳意林及北堂書
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
部三竝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今據以訂正

楚聞之謂左右曰案楚下脫王字

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案爲其來於其來也

古者或謂於曰為說見釋詞

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念孫案之賜當作賜之寵以當作寵之與上文文同一
例如今本則文義參差矣說苑臣術篇正作賜之寵之

相相然

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
念孫案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為相音忽說文相高見
從木目音忽聲故山高見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
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誤為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
彼相相之上則相為相之誤明矣

怨利生孽 維義可以為長存

怨利生孽孫曰左傳怨作蘊昭十年杜預注蘊畜也孽妖

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
則怨字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
念孫案孫說非也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謂之

怨利若以怨為怨惡則怨利二字義不可通矣左傳作

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大戴記四代篇委利生

蘊委亦蘊也蘊怨委一轉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

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為蘊
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曰怨讀為蘊

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乃淵如皆不之省而必以怨為怨惡蓋淵如之意必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者皆是左氏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為怨惡以異於左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多有此論皆不足深辯

維義可以為長存案當作維義為可以長存今本為字在可以下則文義不順

至所謂幅也與晏子邶殿

何獨弗欲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也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今本脫民字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元刻本曰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改或本為正文而改今本正文入注云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竝引諺曰前車覆

後車戒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為本文而反以為或本然猶幸有此異文今得攷而復之念孫案盧改是也西征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劔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

又案上文慶氏分其邑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作慶氏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邺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

四字亦後人所改

安邦而度家

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孫曰度讀如劇念孫案劇家二字義不可通說文劇判也爾雅木謂之劇予謂度讀郭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劇之為宅宅度古字通說見爾雅宅居也大雅縣傳曰度居問上篇度其義下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

割地將封晏子

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念孫案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也其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

都昌齊地名也。水經濰水注曰濰水又北逕都昌縣故

相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於都昌也。鈔本北堂書鈔

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

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陳禹謨依俗本晏子刪

正文尚未改。太平御覽飲會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

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

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

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既言封晏

則無庸更言割地此是俗本既脫以都昌三字後人因

加割地將三字也書鈔御覽寰宇記所引皆無此三字

脫粟之會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會念孫案脫粟上當有

會字後弟二十六云會脫粟之會即其證今本脫會字

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

鈔酒會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八引此

竝云晏子相齊會脫粟之飯。

恨君

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

念孫案恨非怨恨之恨乃很之借字也很者違也君與

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很君說文很

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古多通用恨字。齊策：秦使魏毋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漢書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亦謂違上也。此皆古人借恨為很之證。

不任

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念孫案：不任，本作不佞。佞與姣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駕駑馬。見故景公曰：何乘不佞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佞人僚兮。毛傳曰：僚，好貌。釋文：佞字又作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佞，以好是姣。佞，古字通。後人不知佞字之義，而改不佞為不任，謬矣。羣書治要正作不佞。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佞，下有注云：佞，古巧反。

耳矣

會脫粟之倉炙三七五卯苔菜耳矣孫曰耳矣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念孫案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也說見釋詞

未有老辭邑者矣

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念孫案下矣字涉上矣字而衍

發書之言曰

及壯發書之言曰念孫案此本作及壯發書句書之言曰今本少一書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引此重一書字

說苑反質篇同

外篇重而異者

釋衣冠自鼓缶君子曰畏禮義召衣冠以

迎晏子用三獻

釋衣冠自鼓缶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竝引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御覽器物部三又引自鼓盆甕今本云云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

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案子字涉上下文諸子字而衍諫上篇曰今君去禮則羣臣以力

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
不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
子字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方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
者畏禮義也孫本刪義字云据韓詩外傳九新序無義
字念孫案孫刪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
之儀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
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
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
儀代義亂之久矣說見經義述聞禮記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

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
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
有義字

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案召衣冠三字文
不成義且易衣草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
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案羣書治要作用三獻
禮焉於義為長

泰山之上 三人 天之變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孫本改上為陽云太平御覽作

陽念孫案山南為陽山北為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

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案人字涉上文三人而衍諛臣三與怯君一對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諫上篇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諛諛之臣見二

自是觀之弗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懼乎可讀日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各本懼

作悲涉上文兩悲字而誤今據諸書所引改案天之變三字與上下文皆不

相屬蓋衍文也下篇曰弗星又將見音奚獨彗星乎諫上篇曰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此文曰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田學紀問六同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作字又將出彗星庸可懼乎史記齊世家作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

正諫

不聽正諫念孫案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

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
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

奏醜無言

念孫案昭二十年左傳作醜嘏無言此篇全用左傳則
此文亦當與彼同今作奏醜無言者後人依中庸笏記
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嘏字耳當依左傳改正

偁介之關

引之曰偁介本作偁邇偁邇之關謂迫近國都之關也
今本作偁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鳧鴈

文繡被臺榭菽粟會鳧鴈引之曰鳧鴨也鴈鵞也此云
菽粟會鳧鴈下云君之鳧鴈會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
非野鳥也爾雅舒鳧鵞郭璞曰鴨也廣雅曰鳧鵞鳧也
鴨與即此所謂鳧也故對文則鳧與鵞異散文則鵞亦
謂之鳧爾雅舒鴈鵞郭璞曰今江東呼鴈方言曰鴈自
關而東謂之鴈鵞南楚之外謂之鵞說文曰鵞鴈也鴈
鵞也廣雅曰鴈鵞鴈也即此所謂鴈也故對文則鵞與
鴈異散文則鵞亦謂之鴈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
烹之謂殺鵞也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
孫支歸取鴈以賀鵞是家畜故歸而取之甚便漢書翟方進傳有狗

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鵞為鴈也

詳見經義述聞周官

膳夫

楚辭七諫音鳧鴛駮滿堂壇兮

今本鴛駮下有雞鶩二字乃後人所

加與王注不合

齊策士三倉不得饜而君駮鴛有餘倉韓詩外

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鴛有餘粟即此所謂菽粟倉

鳧鴈也孫以鴈為鴨云鴈鴨聲相近又引本草鴈肪皆

失之

雉門之櫺

景公登箒室而望見人有斷雉門之櫺者孫曰說文櫺

長木兒引之曰此櫺字非謂長木兒乃木名也櫺即楸

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錯曰春秋左傳伐雉門之楸作菽

同襄十年中山經其狀如櫺郭璞曰即楸字也是雉門之

櫺即雉門之楸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 國澤是

念孫案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

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

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

字尚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

後弟十五云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

上昭二十六年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案澤古舍字

也說見管子戒篇

夜者 子胥忠其君二句 足以爲臣

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盧曰夜者者乃管之譌

夜字衍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爲管故或曰管者

雜下篇 或曰夜者 夜曰夜者故晝亦曰晝者 管者下 雜上篇晝者進膳是也 雜下篇曰

夜者公薈與二日鬪本篇第三章曰夜者寡人薈見彗

星與此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管之譌也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案此文原有四句

今脫去中二句則文不成義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

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

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

足以爲臣乎案臣上亦當有子字

長患 小寡人 公怨良臣 日不足 劫寡

人止之

此國之長患也念孫案長當作常與上下文同一例羣

書治要作此治國之常患

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案小本作少

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

丞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

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竝與此少字同義羣

書治要正作少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能與而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念孫案公本作君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為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畱日不足元刻本有此三字孫本無案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為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畱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

然則夫子劫寡人止之盧曰劫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劫亦疑而未定也念孫案劫字義不可通孫改為助是也羣書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剗改蓋音義先成而剗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

見不足以知之而

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念孫案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即其證孫曰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非是

君臣易施施讀為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為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念孫案而即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而通

說見淮南人閒篇元刻本作而今本徑改為能而古字亾矣

非一也

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念孫案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

權宗 脫一字

陂池之魚入于權宗念孫案權宗當依說苑政理篇作權家字之誤也

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案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

君之惶

恐君之惶也孫引說文惶恐也念孫案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君為子之所惑也惶惑語之轉字亦作遑後漢書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

外篇不合經術者

道哀

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念孫案道當為遁字之誤也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篇曰不淫於樂不遁

哀即循哀也

問下篇晏子遂通而對又曰晏子遂通對外上篇晏子遵循而對是通即循也管子

戒篇桓公蹇然遂通小問篇公遵通亦以通為循

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

止也說見諫下篇脩哀下

路世之政軍事之教

此三者路世之政軍事之教也

元刻本別本單作道孫如是

云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非引之曰作單者是也

單讀為癘爾雅癘病也字或作癘大雅板篇下民卒癘

毛傳曰癘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逸周書皇

門篇曰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不知五穀之故國家

乃路路露古字通

路敗也尹知章注路謂失其常居失之

言此三者以之

為政則世必敗以之為教則事必病也孫以路為道路失之

嬰為三心

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念孫案嬰上當有非字言嬰

所以事三君而得順者非嬰為三心乃三君為一心故

也上篇曰嬰之心非三心也是其證今本脫非字則義

不可通

譏之

今某失之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念孫案譏之上當更

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

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譏之是吾師也

處君之中

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念孫案處君之中本作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

爲何者也 何以老爲妻

出於室爲何者也念孫案當作何爲者也雜上篇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下篇王曰縛者曷爲者也文義並與此同言此出於室者何等人也今本作爲何者也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正作何爲者也

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案當作何以老妻爲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爲也今作何以老爲妻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文義亦同

今日

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

足游浮雲六句 頸尾咳於天地乎

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溇溇不知六翮之所在念孫案足游浮雲上

原有鵬字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為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

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溇溇下溇溇卽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溇溇乎不知六翻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溇溇下

立於間

首操長兵而立於間今本操誤作標依孫本改念孫案下文作立於

衢間則此亦當有衢字而今本脫之衢間謂當衢之間也管子輕重甲篇

有餓餒於衢間者楚策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

伏尸而號

行哭而往伏尸而號念孫案伏尸而號上有至字而今本脫之則敘事不備行哭而往尙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竝作至伏尸而號今本御覽至誤作制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竝作至則伏尸而哭

末章缺文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各本注曰

下缺孫本不缺云據太平御覽增而所增之文與元刻本及御覽皆不合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今錄元刻

於左

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塗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此元刻也與御覽鱗介部七所引皆合然尚非全文今錄羣書治要所引於左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也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

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

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會諂人之言乎公曰

善此文較詳於元刻惜所引至此而止而下文皆未引考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下文亦較詳於元刻今錄

於左

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弦章歸魚車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管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弟二

卷之六

七

天子春郊

祭無不愛焉子曰郊章之類焉子曰也

以事探焉若愛則長又長于之類而則雖類之始也固

子曰管管焉子曰也以至深文也夫不誠今謂曰簡簡

公以五十乘為國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古者田獵人謂曰六

此支德者然元候節氣以至出而平大者未

與其長黃會蒼其與蒼吾其與吾會諸人之言乎公曰

無田則謂之也之與田則之與田之與田會之八則會

